

現代文藝叢書

鳩那羅的眼睛

著 蘇 雪 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文藝叢書

鳩那羅的眼睛

蘇雪林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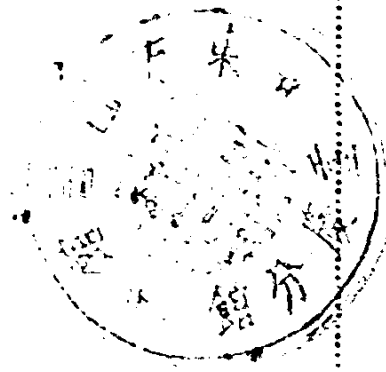


3 0614 2683 3

鳩那羅的眼睛

目次

鳩那羅的眼睛·····	一
玫瑰與春·····	六七



本事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賞罰篇第九十一，引證部）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娶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取婦，字眞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耶奢知必失眠，常爲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悲，常求其短，欲挑其眼。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羅，欲紹王位。帝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爲王，我無活理。卽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卽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爲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爲問醫，醫語將來爲汝治之。旣至醫所，卽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蟲便卽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遂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七日作王，王卽聽之。旣得王已，詐作王書，

語得又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云：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羅得書，卽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怪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臾沮，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爲啼爲？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卽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卽遣人喚。旣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卽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躡地，水灑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挲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何以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苦辛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勿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爲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爲怨害，譬如囚聲，卽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

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鞠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爲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羅爾時爲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設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奸宄，飲氣而怒，剋加刑繼室，是時輔佐並流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攜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卽是駒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334
3

鳩那羅的眼睛

鳩那羅的眼睛 (三幕劇)

蘇雪林

人物

國王	阿輸迦
王后	淨容
太子	鳩那羅
王妃	真金鬘
首相	耶奢

唉！你總不許我親你的嘴，約翰！好現在我可要親它了。

王爾德：莎樂美

御醫 恆知子

宮女 摩登伽

內侍 數人

衛隊長 一人

衛士 四人

時間 佛滅度後二百數十年

地點 中印度摩揭陀國首都華子城

第一幕

阿輸迦王的御花園。滿眼樹木蒙密幽翳，參差高下。其中有幾種熱帶產生的名貴的種類：即是牛首梅檀，金銀梅檀，滿綴紅花的無憂樹，郁然作橘香的迦淡聞；又有最大的菩提樹一株，龍蓰茂挺，濃陰四布，枝葉直綠了半邊天。據說這就是釋迦牟尼

在它下面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的；而阿輸迦王以他無比的權力，把它由尼連禪河畔連根移植於自己御園裏；又以千金銀瑠璃罌盛牛乳灌溉，作種種綵衣被覆，散種種香華供養的那株世界聞名的大樹王。園的各處，細草綿芊，平鋪如茵褥。玫瑰，茉莉，鬱金香，蘇合香，曼陀羅，優鉢羅，……千名百種的香花，開得爛若雲錦。芬芳隨風四溢，使諸天聞之，也要爲之醉心。華子城原以香花出名，王宮裏花多當然更不必說。

園的東隅有大池一口，是想像着西方極樂世界八功德水形式而建築的。池旁護以白玉欄杆，雕鏤各種花樣，玲瓏可觀；池底鋪以金砂，雜以五色卵石，並種有青白蓮華，雖然不能大如車輪，也十分亭亭可愛。池的四周以精銅鑄成各種龍鱗水族，鱗甲飛動，栩栩如生，口中各吐泉水，互相噴射，有如海龍王高興召集龍宮族類在那裏大張水嬉。池的中間則有一座小石山，一條大龍，半身沒在水裏，半身蜿蜒石上，與石上立着的一隻奮翼努喙的金翅鳥在搏鬥。龍首上仰，吐出一道噴泉，上達天空數丈，又霏霏下落，如璫珠碎玉之四散，映日閃閃作虹霓光。池旁又有一個高約八尺的細

雕銅座，座上有一尊雲母石琢成的三眼八臂跨着大白牛的大自在天神像。像的每隻手都執持法寶一件，一手持一箭箠，內盛箭五根，這就是那象徵愛慾中人則起大煩惱，足以障礙佛法的「華箭」。阿輸迦王雖然皈依佛教，不廢固有的天祠，何況王后又是有名的外道，所以御園中可以容許這類神像的存在。

當這個故事開端時，園中景色已入夜分。萬物淹沒於月兒幽輝中，景象朦朧不甚可辨。樹林深處，露出一座印度特有的木質鍍金帶着無數尖頂的大宮殿。這時瑤窗四開，燈火燦然，因風傳出一陣陣喧笑歡呼之聲，似乎宮中正在舉行着一個盛大的宴會。

幕開時王后淨容正浴着銀色的月光倚傍大自在天石像坐着。這是個明眸善睐，儀態萬方的美人。身着白色冰綃衫子，胸前寶石瓔珞價值連城。腕和脛都御有嵌鑲絕大金剛鑽的寶釧。赤足，御金紐拖鞋，紐的正中也嵌有大金鋼鑽二顆。滿身寶氣珠光，一行動則光華射目。玉顏微酡，星眼迷離，似乎不勝酒力，手裏拿着一把金翠輝

煌的孔雀羽扇，連扇不息。

王后 醉了。醉了。好熱。剛才若不託故逃席，不知還要被他們灌多少呢。（迴望金宮的燈光，若有所盼，）我叫摩登伽去餞別，宴上宣召太子來園中一敘，今晚不知他肯來不肯來？他明日即親統四兵，出征德叉尸羅城，這是我向他表示蘊藏多時的心事。最後一個機會，我不能輕輕放過。我今晚定要拿點勇氣出來。……啊！鳩那羅，我也是個有主意的女人，但不知爲什麼見了你那雙美目就不能自主，我真成了你那雙眼睛的俘虜了！啊（忽聞一種幽美的琴聲起於宮中座間，喧笑聲一時並寂，好像座客都在傾耳靜聽。王后不覺點頭微笑。）這是鳩那羅彈的一絃琴，我一聽就聽出來了。（傾耳聽了一會）彈得真好。我聽見說古代有個乾闥婆王彈琴時河山大地都作琴聲，迦葉尊者也爲之起舞，太子的妙技，想也和他不相上下吧。想不到他這雙具有射穿銅鼓搏獅伏象之力的手，竟又能在一條絃子上奏出這樣六十四種微妙聲音。太子，你莫非是北斗七星的第八星，你莫非是下凡的月天子？你

這樣一個人，如何能叫我不愛……（琴聲忽轉了調子，依稀縹緲，宛轉哀愁，聞之欲令人唏噓泣下）咦！他明日出兵去打仗，琴中不作發揚蹈厲之音，反這樣纏綿幽怨，是何緣故……啊！太子，我知道了。你雖是一個英武的青年王子，你却具有一副哲學家悲憫的胸襟，你不像你父王那麼殘暴，一味貪愛殺伐……你靈魂深處潛伏着一份憂鬱，一份詩人和藝術家天性帶來的憂鬱……（王后心腹宮婢摩登伽上）

摩

奴婢奉王后旨意，到席上宣召鳩那羅太子。他本想立刻跟我來的。誰知大王喝醉了，高興起來，要太子當衆獻他琴藝，奏他新譜的「長壽王受難曲」——王后聽這鏗鏘頓挫的不是——想他奏完琴就會抽身前來了。

王后

他今日忽慨然肯來，一改平日固執的態度，却也可怪，莫非……摩登伽，你看我今夜晚裝怎樣，你覺得美不美？

摩

王后本來美絕人寰，嚴裝起來，風韻更傾倒一世了。啊！尊貴的主母，請恕你婢女笨

摩

拙的形容：我覺得你是美的集合體：你的眼光閃動處，猶如破曉時明星，你的笑猶如春波之映朝日，又像嬌花之盈盈承露。你行走時，長裾揚起香塵，飄逸得像青天中風送過一朵彩霞；誰想不投到你的裙幅之下，一親你的玉趾？你的滿頭蓬髮，好像一簇鑲着日光的雲，絲絲發亮。鳩那羅王妃的頭髮在印度女人中已經夠黃，所以以小名叫做「真金髮」，不過那裏能及得王后的？今晚宴會之上，王后一顰一笑，更覺神采煥發，就使忉利天天女下凡，見了你，怕也要自慚形穢哩……

王后

噯了，噯了，你這旃陀利的女兒，從那裏學來了這一套伶牙俐齒。要知道阿諛固可以討人歡喜，太過了，就會變成難受的諷嘲了。你說我的頭髮比金鬘王妃美，這就一句謊話。王妃的幸福在全印女人裏也挑不出第二個，我拿什麼比她？不說別的，我的丈夫是個白髮蒼蒼出名醜陋的老頭，她的却是個風流美貌的青年王子，她豈不高過我百倍？

奴婢的話本是由衷之談，誰知王后反疑我阿諛，豈不冤人！王后的美麗，全國臣民

誰不稱頌，一個卑賤的宮女，還能再贊一辭嗎？今晚王后的容光照耀在那盛筵上，就如重雲間湧出一輪皓月，誰的眼眼不霍然一亮。王后你覺得不覺得：首相耶奢一雙眼只在你身上旋轉。應對大王的問話屢次弄得牛頭不對馬嘴；同僚和他攀談，他也只唯唯否否。那模樣就像個傻子似的，真好笑！

王后 也許是「迷麗耶」美釀上了他的頭吧？

摩 我想他不是喝得太多，恐怕倒是被王后驚人的容光迷醉了哩。

王后 別再胡說了，你這個多嘴的丫頭。這耶奢首相自恃他老子成護擁戴的大功，位極人臣，國家大權一半操在手裏，還不知滿足，居然向我作起非分之想來。我不是不能告訴大王，讓他知道一點利害，不過……（遙見一個人影分花拂柳而來）呀，想必鳩那羅太子來了。你且退到林子後面去，不奉宣喚不要上來。

摩 領旨。（下）

太子 （御極華貴的金綵晚禮服，自一株滿綴玉蕊的瓊樹後出現）啊，王后，我最敬愛

的婦人，我來遲了，請你恕罪。

王后（起身表示歡迎）請你坐在這石頭上，我們好從從容容地談話。

太子 我明日清晨便得統領大軍出發。今晚散席回去，還有許多事務等我料理，所以我不能在這裏耽擱得太久。

王后 我可憐的太子，一年三百六十天只看見你忽忽忙忙，不是幫助你父王處決軍國大事；便將身子埋在一堆貝葉經文裏；再不然就在後園練習你的騎射和膂力。我想同你談談，你總推說沒有閒工夫。明天你要統軍出征，更難怪你滿口叫忙了。我且問你，你這一次出兵征伐德叉尸羅，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太子 打仗的事，那裏有什麼準兒，少則三個月，多則說不定要一兩年。聽說德叉尸羅人很是勇悍，又復叛亂成性，戡平之後，父王要我坐鎮石室城，那我一時就不能回來了。

王后 照你說這別離是很長久的了。今晚你忍心不陪我多坐一會兒？況且我還要問你

討取一點東西，我想你一定肯慷慨應許的。

太子 王后無論什麼使命，我敢不竭誠辦理，只請你吩咐。（坐下）

王后 這樣才是個好孩子。

太子 大約王后想到德叉尸羅替你帶點土產吧。恐怕東西太多，我記不清楚，叫宮女拿紙筆來開個清單才好。

王后 不必，我問你討取的東西，僅僅一件，無需乎清單，也不必到德叉尸羅去帶。

太子 這東西不難得吧？

王后 這東西說難得呢，就難於登天。說容易得呢，就易於反掌。只在太子一點真心罷了。

太子 王后問我要的究竟是什麼？我不慣猜啞謎，請明白宣示。

王后 聽我說，太子。（故意以詩的口吻在美麗神祕月光中敘述以往的故事）當我幼小時，有人獻了我父王一隻產自雪山的鳩那羅鳥，父王就賞賜了我。這鳥真好看極了，渾身潔白如雪的羽毛，紅如珊瑚的嘴和爪，都是鳥類中所不常見的。但最美

的還是它那雙眼，這鳥雖然不能說話，它那雙眼却能說話，常常與我作肺腑的密談。我們中間那一種無言的了解，精神的潛通，靈魂深處的款洽，我在同類伴侶中那時還沒有經驗到呢。我將它棲息在一座七寶裝成的象牙架子上，瑪瑙爲其食器，碧玉爲它水缸，每天親自餵食洗浴，簡直一天也離不開它。它成了我童年時代唯一精神上的情人了。（語至此略停）

太子
後來呢？

王后
後來嗎？它死了，我哭得如醉如癡，寢食皆廢，竟至害了一場大病。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失去她的心愛，失去她的朝夕不離的良伴，你說傷心不傷心？

太子
每個小孩子對於心愛的玩物，尤其是小動物，差不多都有這麼一段可笑的浪漫史，我也曾經有過。——但是，現在王后問我索取的就是這種鳥兒嗎？

王后
我現在不更是小女孩了。有人更送給我這樣的鳥兒，也許不會愛得那樣發瘋。……不過，你要明白，我親愛的王子，兒童時代的戀愛是神奇的，強烈的；兒童時代

戀愛印象之深印心頭，是猶如白布染着靛青，再也拂拭不去的。我於今在一個青年男子的臉上發現一雙比我童時的愛鳥更好看的眼睛，難怪我要失去自制的功夫了。太子，我向你要的正是這個……

太子（明白了她的用意，臉上飛來一陣羞紅，但猶故作不解）這……這……這樣眼睛向那裏去尋呢？王后，你給我的題目太難，我怕要交白卷哩。

王后 你方纔不允許我，無論我有什麼使令都竭誠去辦嗎？

太子 你是我的王后，又是我的母親，你的言語便是我的法律。只要你的使令是人力可以辦得到的，我當然去辦。

王后 「母親？」你爲什麼這樣喊我？怪討厭的，以後不許這樣了。

太子 我不喊你爲母親，喊你爲什麼呢？

王后 「淨容，」我的名字。

太子 做兒子的如何敢直斥母親之名？罪過，罪過。

王后 什麼兒子母親，你簡直故意同我開頑笑，我倆年齡豈非相差不遠嗎？我好像記得你還比我大幾個月呢。

太子 年齡沒有關係，名分要緊。

王后 名分，名分，好迂腐的口吻。你的俊俏臉龐同你的思想太不相稱吧。而且你想火熱的愛情，是不是這樣空洞名詞所能束縛得住的……（愈說感情愈覺熱烈，不覺從石櫓上立起身來，向太子走去）

太子 （起身後退）你今晚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

王后 你真不懂？別裝傻了，我的王子。我就是愛着你的眼睛，你這雙像雪山鳥似的眼睛！你這雙你父王的心肝，全印的驕傲，人世的奇珍的眼睛！

太子 母后，請你放尊重些，這樣信口亂說，被宮女們聽見，還成什麼話。（轉身想逃）

王后 （過去攔住他）不要走，鳩那羅。我愛慕你多時了。今晚決不容你令我失望。

太子 你是有了什麼孽障，竟會生起這種亂倫的念頭來，不怕將來地獄惡報嗎？

王后

（手指大自在天神像）我被他的華箭射着，我的心已經在地獄烈火裏焚燒了，還等得將來的惡報？我親愛的王子，天堂的光明在你雙眼中閃耀，請你援一援手吧。

太子

（慌張失措之極，變爲憤怒）你還不明白我的話麼？我簡單告訴你，你不知自愛，我可還要自愛，我不能背叛父王，冒天下萬世的唾罵，同你幹這樣無恥的勾當。

王后

太子，你生氣的模樣更比平時媚惑百倍，你那微顫的身體，好像清風搖撼中的妙華樹；你那蒼白的臉色，比如香象口中的玉牙；侮辱無禮的言辭，從你甜蜜的舌頭吐出，反成了一串銀鈴似的悅耳的讚頌。更可愛的還是你這雙冒火的眼睛，正如被絳紅夕陽所燃燒的大海；又似閃於重雲之中的電光。啊！王子，我親愛的天眼，王子，來吧。用你紫金柱似的臂膀擁抱我。珊瑚似的嘴唇親吻我。我願意死在你醉人的眼波裏，直到形銷骨化……

太子

你瘋了！今晚定有什麼魔鬼附着在你身上。我還有事，不能儘同你歪纏，放我去吧！

（衝王后下）

王后

（張兩臂茫然向空亂捉）啊！鳩那羅，我最愛的人兒，你竟忍心拋了我去嗎？唉！我做了多時的好夢，化成一縷隨風四散的輕烟了！懷抱多時希望，跌成爲一堆的，發光的碎琉璃了！我雖然富於醫藥的知識，能治世間百病，却療不了自己的心傷，只好宛轉痛苦而死了！啊！鳩那羅，鳩那羅，你這雙迷人的眼睛，我竟沒福得着它嗎？（抬頭望大自在天神像）天尊，你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主人，萬物的孕育者，你的權力是無邊廣大的。你既以你的華箭射着我，爲什麼不幫助我滿足心願……咳！我痛苦極了，我就死在你跟前也能。（以手攀池邊石欄欲下躍，忽轉念）不，我不該這樣輕易死，我應當活着報仇，鳩那羅，你這毫無心肝的小子，你太輕視我了。你等着……你等着，看我的手腕究竟怎樣。我是一定要得着你那雙眼睛的。你知道一個女人的心被愛慾的火正燃燒得通紅時，忽被淬在寒泉裏，就會一下子又硬又冷，變成鐵石的……（又轉身向大自在天神像）天尊，我的痛苦都在你洞鑒之中，我今晚要嚴重地向你宣誓。（舉手向神像）你，欲界的天子，你，愛染的

明王，請你高高在上聽我誓言：我若不能取得太子鳩那羅的眼睛，願生生世世永墮羅刹惡道……（一個人影從樹後轉出）

影子 王后，你錯了。你得不着他的心，徒然得着他的眼睛，這於你有什么用？

王后 （喫了一驚，定睛一看，神魂始定）呀，我說是誰，原來是耶奢首相……請問首相

深夜潛身宮苑，竊聽我的祈禱，是懷着什麼意思？難道你連禮法都不懂？

首相 我也不過爲戀愛所驅使而已。一個人當戀愛時不知什麼叫名分，當然也不知什麼叫禮法了。

王后 （無話可說）你究竟想怎樣？

首相 王后，我對你懷誠不止一日，你是明白的。今晚在這園中相會，真可謂天假良緣

……我……

王后 你身爲人臣，如何敢作這種僭越之想？

首相 （一句刻薄的反嘲話，到了唇邊，又咽了回去，微微笑着）王后，這些話且不必說

吧。我也知道自己這種念頭未免太僭越，不過階級種姓等等的分別，是不能在愛情字典裏存在的。我們不能叫葵藿不傾向太陽，你又何能禁止我向你的傾慕？

王后
（無言）

首相
啊！王后，你的美麗，好像帝釋的金剛杵摧碎我的心；你的溫柔又有如因陀羅網使我陷身其中不能掙脫；你的顰笑譬似醍醐甘露潤澤我焦枯的心；你的聲音更似微妙的天樂震動我靈魂的節奏……唉！王后，我爲你受苦多時了。於今再也不能忍耐了。慈悲的天女，請你俯鑒我一片丹忱，垂憐垂憐吧！（跪了下去）

王后
（慨然）首相，我不是一個無所知覺的人，你對我的熱情，我未嘗不明白，也未嘗不感動。不過，不幸我不愛你。

首相
（迫切地）你今晚再拒絕我，我只好自殺在你足前了！

王后
這又何必。而且即使這樣，也沒有益處。首相，告訴你：當我在本國做公主時，父王太寵愛我了，所以自幼養成我一種嬌貴的脾氣，想幹的事非幹不可，想要的東西非

入手不肯罷休。長大後對於戀愛也天然取了這種態度：我愛那個人，即使是個盲陀羅，我也可以擁之懷抱。我不愛那個人，便是天帝釋下凡，也不是動我的。我要愛，就逕行直遂地向前愛，禮法不能限制我，教義不能拘束我，利害也不能打動我。我不愛，那便誰也不能勉強我了。首相，我請你不必再對我這樣癡心。那不什麼都解了嗎。

首相

（起立，滿臉失望的神情）你太殘忍了。咳！尊貴的婦人，你有孔雀一般的華麗，也有孔雀一般的驕傲。不過你才說一個女人的熱愛受人冷淡，可以變成鐵石心腸，難道一個因愛情而失望的男子，不能……今晚你和太子的事假如大王得知呢？

……

王后

哈！奸徒！你居然想到大王前告發我？

首相

不敢，不敢，不過王后須知一個痛苦於失戀的男子，是常常不能保持他理性的平衡的呀！

王后 隨便你運用怎樣的陰謀詭計，我都不怕。

首相 (尙欲有言，摩登伽倉皇上)

摩 大王散席了，宣召王后歸寢。我尋找遍了，王后原來在這裏，請由奴婢伺奉着去吧。(擁王后下)

首相 (恨恨自語) 哼！這狡婢這小狐狸精，居然敢同我弄手段，倒看她不出……不過，

王后啊王后，我已捉住你的把鼻了，少不得你有入我掌握的一天，等着瞧吧。(下)

幕

阿輸迦 (Asoka) 此言「無憂」，或作阿恕迦，又作阿育，以阿育爲最普遍，但譯晉欠準確，玄奘 大唐西域記已矯正其誤，爲孔雀 (Maurya) 王朝之建立者，在位於西紀前二百七十二至二百二十六年間，乃印度古代名王。

阿輸迦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 (Tisarakṣita) 見阿育王經 (以下簡稱經)。

但阿育王傳 (以下簡稱傳) 作帝色羅叉，譯言光護，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則譯曰

淨容。

鳩那羅 (Kunala) 一作駒那羅，一作拘那羅，爲雪山美眼之鳥。阿輸迦王太子眼似之，故以爲名。太子原名達磨婆陀那 (Dharmavaradhana)，此言法益，見經。又作達磨跋檀那，見釋迦譜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太子妃名曰千遮那磨羅 (Kāṭicā-nā-mālā)，見經。以頭髮黃如金，又名真金鬘，見經傳。

大臣耶奢 (Yasas) 因鳩那羅太子於其入朝時戲擊其首中懷惱恨，與王后淨容合謀陷害太子。見壞目因緣經。又阿育王譬喻經亦有耶奢名字，可見實有其人，惟與王后實無戀愛關係。

恆知子 (Atreya) 爲印度有名醫生。阿輸明論曾及其名。其時代雖不可考，但阿輸明論淵源於吠陀 (Veda) 時代。而印度吠陀文學在阿輸迦王尊重佛教時才完成。則時代與阿輸迦王當相差不遠。所以借用。

淨容王后有婢爲旃陀利 (Candala) 下姓之女。見經傳，則云婢名摩登伽。

(Māraṅgi)

阿輸迦王之國名：或作波吒利弗多，見經。或作巴連弗色，見法顯佛國記，皆係以城名為國名之誤。西域記則謂其國名為摩揭陀(Magadha)在中印度。

華子城一作華氏城。梵名波吒梨那。或波吒釐子(Pataliputra)西域記八曰「唐言香花宮城，王宮花多故以名焉」云云。

阿輸迦王供養菩提樹故事，見經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大自在天梵語曰摩醯濕伐涅(Mahēsvata)在色界之頂，為三千界之主，乃外道之主神，其實即為生殖器神。續高僧傳玄奘傳「至刼比他國(Kapila)，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高者百餘尺。中有天根，謂諸有趣，由此而生。王民同敬不為鄙恥」可證。智度論五曰：「諸外道人輩言是名欲主，亦名華箭，亦名王箭，破種善事，佛法中名為魔羅」(Mārah)。

阿輸迦王於佛教，婆羅門，禪那教等同等保護。

夫人爲外道，見西域記。

印度古代以象，馬，車，步爲四種兵，簡稱「四兵」。

智度論十曰：健闥婆（Gandharva）王至佛所彈琴讚佛，三千世界皆爲震動，

乃至摩訶迦葉（Mahākāśyapa）不安其座。」慧苑音義曰：「西域名樂人爲乾闥婆。」

鳩那羅太子善彈一絃琴，能作六十四種技，變弄殊絕；太子風姿明雅，有文武稱。

均見釋迦譜引法益經。

忉利天梵語曰怛利耶恆利奢（Trāyastriṃśat-deva），此言三十三天，爲印

度理想界高山須彌山（Sumeru）頂部中央之天城，帝釋（Śakra）所居，總數有

三十三處。

佛本行經瓶沙王問事品第十三「得無是北斗，七星第八者？」「視菩薩行步，

如月天子降。」蓋皆形容青年男子俊美之辭。

俱舍論十四曰醢食成酒名「宰羅」（Sura）釀餘物所成名「迷麗耶」（Maireya）

按餘物似指果品藥草等。

成謹本爲阿輸迦父頻頭娑羅 (Pindusara) 之大臣，以有私憾於太子修私摩 (Susuma) 擁護阿輸迦篡位。見經傳與耶奢實無父子關係。

德叉尸羅 (Takṣaśilā) 原義爲「石室」，故又意譯爲「石室城」。阿輸迦王爲王子時曾征服其地。後復叛亂，乃命太子鳩那羅討之。

雪山卽希馬拉雅山。摩揭國境在山之陽。

壤目因緣經云太子法益號曰「天眼」。

首陀羅一作首陀 (śūdra) 印度第四種姓，卽農人奴隸之儔。見西域記及慧琳

音義。

第二幕

離開太子出征的兩年以後，一個夏末秋初的時候。

華子城外，建築在松河北岸，風景最優勝處的一座精麗幽竊的離宮，從前是阿輸迦王避暑的地方，現在則成爲他養病之所。離宮的型式，看去帶着大部分波斯的風味。這難怪，摩揭陀國原與波斯相鄰，它們從前有過許多軍事上的交通，於今商業進來上的來往，更頻繁之至，那個東方最繁華的古國建築藝術，當然會由波斯介紹了。

我們現在只能看見這離宮的內部的一間寢殿。四面牆壁深湛作碧玉色，不知是什麼質料所製。瑪瑙，天藍玉，翡翠，截肪，琢成人物鳥獸的浮雕很適宜的嵌在四周圍牆上，柱子是整塊雲母石水磨成的，羊脂玉似的瑩澈可愛，看去叫人覺得一股清涼直沁心田。柱礎作方形，四角金鑄四個象頭，紅寶石作象眼。天花板中間和四角都是浮雕蓮華圖案。懸一盞大金鐙，玲瓏剔透的水晶琢成千葉蓮瓣，每瓣可燃一燭。明珠爲穗，沈沈下垂。地面用青黑色雲石片砌成，鋪着一襲編織精良的龍鬚草蓆，免得行走時滑脚。殿中間設御榻一頂，榻後有一便門接連套房一間，爲王后和宮女侍病

退休之所。這便門與寢殿進口相對，不過因它隱在牀帳後面，所以不大看得出。御榻前置一金藥爐，正煎着藥，藥氣縷縷上騰。左邊靠窗下設一紫檀細雕的几案，並有椅子數張，案上設文房用具和一些尊疊之屬。

這寢殿是爲避暑用的，一切布置，富貴而不華麗，堂皇却仍幽雅，所以居住其中者神經頗能感覺安靜。加之現在住了病人，爲避免光線的刺激，窗幕四垂，陽光不能射入，殿中空氣更覺黯淡陰沈，天然形成一種病室的情調。

幕開時那御榻的圓頂錦帳，一半下垂，一半掛在金鈎上，我們可以看見形容枯瘦病入膏肓的阿輸迦王睡在帳中，伸出一隻左手給王舍城他妻舅遺來的御醫恆知子診脈。首相耶奢偕內侍數人肅立榻前，沈默地伺候着。

醫

（診了左手的脈，又換右手脈診了一會，好像很失望似的離開御榻，到一座小几前開方。首相走近他，同他輕聲談着話。）

首相

大王的病，今天有沒有起色？

醫

（搖頭）沒有。我自從行醫以來，所脈斷的奇奇怪怪病也算不在少數，像太王這樣的病却還是第一次碰見。半月以來，悉心下藥，病不見減退半分。我現已經是技窮力索，再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了。

首相

聽說你祖父耆婆是王舍城瓶沙王御醫，曾治愈釋迦牟尼佛祖的病。你也深得你祖父祕傳。大王雖然尊貴，到底是個凡夫，佛祖的病可以治好，凡夫的病反治不好，我可有點不相信。

醫

大丞相，你要知人身不過是風地水火四種原質組合而成。創造人類的梵天，分配這四種原質的分量異常平均，多一分不得，少一分也不得。否則風寒疾病就來了。藥石的力量，無非在調劑那失常的四大，使之歸於平衡而已。病原不在四大之內的，即使是最好的醫生也無從下藥，我細察大王的病象正是這無從下藥的一類

……

首相

誰同你背醫經呀，我只問你大王的病於他的生命有沒有危險？

醫 病已到了這步田地了，危險的話還待問。

首相 我真不明白。我覺得大王自起病以來，身體雖一天天憔悴，精神却絲毫不見衰弱，這兩天似乎更好起來，想病情不見得像你所說的嚴重吧。

醫 華燈將盡，光燄驕騰；暮色垂合，晚霞更見燦爛；春盡忽寒，秋終忽熱，都不是好現象。病人又何能例外？我看大王的病情之所以棘手正在這兒。

首相 照你說，這病已是無救了。不過幾天內不致有什麼變故吧？

醫 今天的脈象又起了變化，很覺可慮。我怕明天早晨，這座須彌山便不能接它第一道陽光的觀禮了。（二人正在密談，不意最後一句話，竟漏入御榻上垂死國王的耳朵裏。）

王 什麼？我的生命竟不能延長到明天了嗎？（二人失驚，停止談話。）

首相 （走到御榻前以溫言慰他）陛下，醫生的話，也未必可信，且請寬心靜養。

王 我的病我自己明白。三個月以來，診遍了帝國的醫生，嘗夠了「藥藏」的藥，病像

首相

毒蛇似的纏得更緊。不過我還有一線細弱如藕絲的希望，懸掛在醫聖耆婆後人恆知子三個指頭上，誰知又被橫風吹斷。唉……唉……

（與御醫內侍等均俯首無言，寢殿空氣暫爲沈寂。）

王

（自己悲涼一會，忽興奮起來，推枕坐起，狂叫）死死我不信你有這樣權力！你居然連印度孔雀朝阿輸迦大王都能打倒！想我阿輸迦一生功德巍巍，英豪蓋世，到頭來仍不免一抔黃土！天呀！人生的意味果然是這樣空虛嗎？……

醫

陛下，請鎮靜些，這樣興奮，是於病體有礙的。

王

你已宣布我活不到明天了，我已是死人了，還問病體有礙無礙，垂死的雄獅，悲嘯中有它過去光榮的迴憶，你讓我說下去吧，……想我阿輸迦少年時失愛父王，提着數萬器械不全的殘兵老卒，討伐德叉尸羅，居然一戰而勝，建立不世奇勳，即位以後，親統四兵縱橫宇內，旌旗所指，望風降服，我的銘功石柱，遍立大雪山南北數千里以內。我的威棱讐服印度帝國以外的國家，那位高坐尼羅河上游，託庇金字

塔光影下的太陽之子；那位以文學藝術稱於天下的耶婆那國王；那位稱雄一方的馬其頓王；都爭先恐後遣使與我修好，歸順我的教化。我的雄圖大略，舉世君王無與倫比。我的豐功偉烈，應用金字寫在歷史上。我就是這樣高高踞坐在光榮的巔頂過了一生。……當我少時，有個相師相我應爲「四分轉輪聖王」，後來果然都應驗了。不相師所言，還不足以盡我，我所擁有的版圖，又何止大地四分之一？以我教化之四播，聲威之遠屆而論，竟可以說是整個閻摩提世界的主人翁呢。想我父王從前嫌我貌醜，不惟不要我承繼大位，反想將我去掉，誰知他醜陋兒子居然替他掙了這樣一副大家業，想父王地下有知，也要自悔以貌取人的失誤吧。……哈……哈……哈……我真高興！我真得意啊！（正醉夢似的誇張自己過去的光榮，忽然想到醫生的話，不覺從快樂的峯頂，一交跌入悲傷的深淵）啊！醫生說我活不到明天了！什麼寶位，財富，威權，榮譽，一切一切那與我無干，還說它做什麼？我死了，一切都完了！天……天啊（哽咽）

首相

陛下不必這樣悲傷，人力所不能挽回的，神力也許可以挽回。自從聖躬有意以來，全國臣民誰不爲陛下祈請。所有陛下威力所庇護的境土內，成千累萬的伽藍寶塔，無不堆滿香華，燃遍明燈。微臣今天來宮，打從鎮國佛舍利子寶塔面前走過，看見那塔四周圍繞着數千男婦，唸誦的經聲佛號簡直響徹了雲霄。當中有一個人，正在燃燒他的臂膀，代陛下供養藥師琉璃光佛哩。萬姓如此虔誠，豈有不能上格蒼穹之理。所以陛下的病是不用憂慮的。

王

（微叩）祈禱，籲請，號呼，眼淚……又那能減少我身體裏痛苦萬分之一？想我自皈依三寶以後，宣揚正法，真可謂不遺餘力。我曾在領土以內，建立了八萬四千寶塔供養佛舍利。我曾於一天之內齋供三十萬阿羅漢。我曾巡視佛祖初生，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的聖地，各施當地僧衆十萬金。我又曾以一切大地，宮人，大臣，太子鳩那羅和自己的身體佈施雞頭摩大寺，再拿無量數金錢贖回。我因見佛滅度後經典的散佚，教義的紛歧，曾在雞頭摩寺集合一千比丘，請目犍連子帝須爲上首，

將所有佛典結集一次，調和了東西二派之爭。我的傳教師的足跡北至婆那婆私，闍賓，健陀羅，史那世界；南至摩醯婆慢陀羅師子國；東至金地並及震旦，西至摩訶刺陀。使大地縱橫數萬里內的一切有情，都遵依象教，隨順正法。我有如此功德，佛祖也不肯憐憫我，那些不相干的庶民的祈請，又有什麼用？

內侍之一 陛下如覺得宗教儀式無用，奴婢認識一位仙人，他曾在恆河畔森林裏修道四十年，獲得五通神力，又能以咒語治百病，也許他能治好陛下的病。陛下願意宣召他來嗎？

首相 聽說修行的仙人，每懷祕術，陛下何妨宣他來試試看？

王 什麼仙人，左右離不開那一套不靈的法術，無恥的說話，欺騙的行爲。上次不是有個假梵志騙了我許多金寶去；薰呵，灼呵，反教我喫了許多無謂的苦頭，我甯死也不願再見這些光棍了。

首相 （覺得無話可說，只好強作寬慰）陛下的病雖說巫醫無靈，靜養也是會好的。臣

見過許多這樣情形的病人，後來竟都沒事了。

王

你們不必拿這空虛的話來安慰我。我死是死定了。於今預備後事要緊。首相，你且先送醫生到驛館，派人好好護送他回王舍城。然後替我草一道詔書，宣召太子鳩那羅回國承繼大位。詔書草完後，拿來給我過目，讓我蓋上「齒印」發出。

醫

（向王行告別禮）外臣深愧才疏學淺，不能替大王効勞，請大王恕罪。

王

恆知子醫士，辛苦了。你半個月，多謝了。我的死是運命所定，我不怪你。你回王舍城多多拜上我那妻舅大王，請他以後看他亡妹蓮華夫人之面，好好照顧他外甥鳩那羅，我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醫

是，是，外臣一定會將陛下的話達到。（正欲與首相同下，王后自御榻後便門上場）

王后

陛下且慢宣召太子，你的病實在還沒有到這樣不可挽回的地步。現在你所信任的恆知子醫生已無能為力，又何妨試試我的藥呢？

王

自從我得病以來，你也曾自薦過幾次。我想全國名醫還探索不出我的病原，我又

何敢拿我寶貴的生命來做你們婦道人家那點可憐醫藥常識的試驗？不過於今我的病已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就投下你那最後的一顆骰子吧。

王后 這顆骰子定可以將陛下從前所輸的全盤贏回來。

王 也許連我看囊的一文錢都輸去。現在就請拿你的骰子來。（王后下取藥品）

首相 陛下，太子到底宣召不宣召呢？

王 先送醫生回驛館。這句話遲一刻再說。

首相 領旨，但願王后奏功。臣轉身再來伺候。（與醫生同下）

王后 （自後面取來藥品多種，並應需各物，將藥換入殿中那小藥鼎中，以扇扇火）我這藥都是曾經分別製鍊過的，現在將它們混合一處，只須一會功夫就可以煮好了。

王 你敢說你的手段勝過當代神醫恆知子，我實在不能信任你。

王后 （一面慢慢扇着藥爐，一面回答）陛下，人身的原質，與宇宙萬物的原質，都不出四大範圍，方才恆知子說得並不錯。但他不知道世界上的原質有遞相剋制的功

能：風能播土；土能阻水；水又滅火，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不過宇宙原質的配合大都
很複雜，剋制的功能也精微奧妙，千變萬化，只有能知道它們秘密的人，才能控制
得它們住。人的疾病好像一把鎖，醫生用藥像是一把鑰匙，醫道不在乎高明不高
明，藥用得對，就可以醫好病。那個恆知子的鑰匙怕沒有合上陛下的鎖眼吧。

王 你說的話倒也像有點道理。但不知你這些藥品又是什麼？

王后 我才說萬物有互相剋制的功能，所以我們常見的樹皮草根，金石骨角，牛溲馬渤，
都可以當藥，但真難治療的疾病，則又非有待於珍貴的藥品不可了。我這藥共集
合三十七種材料，其中最難得的是雪山娑訶香草；大海底的不死甘露；聞香觸身
即可癒病的大藥王的根株。

王 這許多貴重的藥，倒虧你能夠採集得來。

王后 我採集這些藥，真不知費了多少心思氣力，但不知將陛下的病醫好後，陛下拿什
麼謝我？

王 嗜好一個女耆婆，病還沒有替我醫，先就同我講起報酬的條件來了。誰不知印度

阿輸迦大王富甲天下。連大海裏廣財龍王都會自愧不如。你若能將我的病治好，金銀，珍寶，綵緞，雕刻，名香，末藥……隨你的意思到我藏珍庫裏去選擇與取攜好了。

王后 實告陛下，大地一切奇珍，我都不愛。我只想向你要求一件東西，不知你允許不允許？

王 除了我的頭顱，和我兒子鳩那羅的眼睛而外，無論你要求什麼，都可以給你。

王后 （帶笑）假如我所要的正是你兒子鳩那羅的眼睛呢？

王 哈哈，王后，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你究竟同我要什麼？快說出來吧。

王后 王權。我要求的是王權。

王 你想我傳位給你嗎？別說我的兒子鳩那羅尚在，印度也沒有婦女爲王的前例啊！

王后 我不愛永久爲王，只想借你七日的王權。我渴盼能盤坐一次你那莊嚴的寶座，啓

王

用一次你那燦爛的齒印，模倣一次你那發號施令的威風。你真像個又天真又淘氣的小女孩，可愛極了。好吧，只須這藥吃下見效，就讓你做幾天印度的主人，又有何妨。

王后

（側首看一看所煎的藥，知道火候已到，就御兒上取過一個羊脂白玉杯傾藥於中，雙手捧到御榻前獻於王）藥已煎好了，請陛下趁熱服下。你看這藥色若醍醐，香逾蘭麝，不足保證它的功能嗎？

王

（接杯在手）我聞得這藥的氣味，先就神清氣爽了。（一飲而盡）

王后

（接過藥杯放在案上）陛下服藥後可靜睡片時，使藥力達到全身。一覺醒來，你的病便會霍然了。（引被覆王身，王初略轉側，旋即面朝着牀裏沈沈睡去，王后趁這時，取過案上紙筆寫一道勅書。寫時臉上的表情是一會沈思，一會微笑，一會又踟躕不決，到後來，放下筆在殿中間踱幾回，忽然自言自語）要行的事，就行了吧。這機會是難得的。我不能忘了向大自在天發的嚴重誓言。（走回案前將勅書寫

完藏在懷裏，然後走到御榻前。以手輕拍王肩——陛下，陛下，你可以醒來了。

王
（欠身而起以雙手揉揉眼睛）好藥！好藥！我的病完全去了，我再也不覺得身體裏有什麼痛苦了。王后，你的藥竟比仙丹還靈，我真感謝你。你算是從死神的鐵爪中將我搶奪回來了。

王后
陛下，我不欺騙你吧。於今只須到御園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讓藥力散一散，便可完全恢復原狀了。

王
三個月以來躺在這張可厭的牀上，渾身躺得又發脹又痠痛，正想到外面去舒暢舒暢，不過久病新愈，這雙腳還輕飄飄地沒氣力。內侍們，你們可去將我御輿備了來。

內侍
領旨（齊下）

王后
陛下應許我的話不可忘記呀！

王
（笑）誰忘記了？你這性急的孩子！要知道王位雖然榮耀，却也是個難以擺脫的

沈重的負荷。我早對它煩膩了，你還以為有趣，這樣急迫的想得到它。也好，現在就讓你去嘗一下這好滋味（從貼肉處摸出一個錦囊，內盛金鑰一枚，擲給王后）金齒印藏在我枕邊七寶小箱裏，你拿這鑰匙自己去開。

（首相上。）

首相 我是來打聽消息的，不知陛下服下了王后的藥功效如何？

王 病全好了。首相，你也應當感謝王后才是。她用藥之妙，直可說是一個奇蹟，她救了你的主人了。

首相 （向王鞠躬致賀）陛下的病好得這樣快，臣不勝欣慰慶賀之至！王后醫術這樣

高明，不愧是個女醫王。印度有這樣人才，真是印度帝國無上的榮幸。請陛下將這件事的經過宣付史臣，叫他們用金字寫下，留作永久的紀念，豈不是好。

王 這話自然要實行的，過會兒再說吧，現在我已將王權暫時許給王后，當做她替我治病的報酬。現在你可以會同王后在這殿裏將所有壓積的國務清理清理，我病

後也正想借此休息幾天呢。

（內侍上）

內侍 陛下，御輿已備好在宮門外了。

王 扶我出去。（內侍們上前扶王下）

王后 （提過御榻枕畔七寶印箱，以適才王給她的鑰匙打開，取出了一顆金光燦爛的齒印，托在手中反覆看了一回）這顆小小金質的東西，便是那神聖的王權符號嗎？這三十二顆深淺不同的齒痕，竟蘊藏着生殺予奪，使整個印度帝國震動的力
量嗎？嚇，金印，想不到你今日也會落在我的手中！我用你來酬恩呢，還是用你來報
怨？恩怨分明，不是人生的快事嗎？……（懷中摸出那封才寫就的勅書，蓋上了齒
印，封好。交給首相）首相，這裏有一道勅書是給太子鳩那羅的，你今日便親自
送去了。

首相 （鞠躬）我很榮幸的得以秉承王后陛下的命令。但不知這封勅書裏面說些什

麼話？與太子鳩那羅又有什麼關係？

王后 到了石室城，這封勅書自然會告訴你。現在你却沒有權利問它的內容。

首相 王后不宣布勅書的內容，恕微臣不能奉詔。

王后 （聲色皆厲）你怎敢？我現在是全印的主人了。只須嘴唇動一動，便能立刻叫你的頭顱墮地，你知道嗎？

首相 （很恭敬的鞠躬）王后何必如此動怒。你便沒有王權，你還是我的主母，我敢不遵你的命令嗎。不過太子是一國的儲君，大王的愛子，假如王后這封勅書有不利於他的意思，我肩膀上負不起這個責任啊！

王后 （知道不能以權力壓迫，遽改態度）首相，你不必故意與我爲難。勅書是我下的，太子好歹歸我負責，與你奉使大臣何干？你服從了我，將來自有好處。

首相 （嘆了一口氣）好處？你用得着我的時候，便拿這樣的話來哄我；用不着我時，就像對待你那裙邊小玉鴉似的一腳踢開。罷罷！王后，請你派別個大臣去吧。我的鼻

子比靈鷲高峯的蒼鷹還靈敏，早嗅出這封勅書裏的怕人的屍氣了。

王后 你何必再三推托，除了你又有誰能盡我這個使命。就說我真有不利於太子的心思吧，太子之不利，未嘗不是你之利啊。於今太子以外，全印只有你的地位最高，威權最大，我年齡還輕，大王百年之後……

首相 （會意）只要王后不辜負我的一片赤心，叫我赴湯蹈火也願意。（接勅書藏之懷中）

王后 你今晚就啓程馳驛赴石室城，照勅書行事，不得有誤。

首相 請王后容我一親玉腕，好使我得着點勇氣。（王后伸手給他，他跪一足捧着親過後，很得意地退場）

王后 現在我的仇恨應該可以報了。這仇恨兩年以來日夜像個鋒利的毒刺，刺着我的心，一刻也不放我安甯，以後該可以拔去了吧……不過，我這行為，究竟是爲報仇，還是爲了別的，連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咳！愛情的力量，咳！女人的心。

——幕——

華子城位於流入恆河的松河 (Son River) 北岸，在今巴特拿 (Patna) 附近。

雞頭摩寺 (Kurtutārāma)，又作雞園寺。

耆婆 (Jivak Jive)，又作耆域時縛羅。譯曰「固活」「能活」。爲王舍城 Rājagṛha) 良醫。其故事散見於善見律毗婆沙十七，耆婆爲醫王因緣，佛說奈女耆婆經，四分律第十四，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一。宋史藝文志有耆婆脈經三卷，耆婆六十四問一卷，耆婆五藏論一卷。

佛說醫經「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從此四病，又起四百四病。」印度謂人類與萬物均爲梵天所造。

善見律毗沙二「阿育王於四門立藥藏施藥於一切比丘。」

阿輸迦少時征伐德叉尸羅見經傳。

玄奘西域記，遊歷印度時，見有無憂王所建萃堵波 (stupa) 多處，萃堵波卽今

日普通所謂寶塔。

阿輸迦教化傳於鄰國，見阿育王建立第十三巖而敕文：所謂耶婆那（Yavana 卽希臘）王恩提約科（Antiyoko）卽西里亞王恩提科斯二世（Antiochos Theas）所謂條蘭馬亞（Tulamaya）卽埃及王脫來米二世（Ptolemaios Philadelphos）所謂恩底開尼（Antikine）卽馬其頓王恩底哥拉二世（Antigonos Gonatas）所謂亞歷斯大（Alilikyaxadale）卽埃及羅斯（Epirus）王亞歷山大（Alexandros）所謂摩迦（Maka）卽西里尼（Cyrene）王摩迦（Megas）古代印度以輪寶爲武器，有金銀銅鐵四種。有謂轉輪王卽指以武功著稱之君主。有轉輪聖王，轉輪皇帝，輪王之稱。相師相阿輸迦的故事見經傳。

佛教經典之結集，共有三次，卽王舍城結集，華氏城結集，迦溼彌羅城結集是也。

阿輸迦爲第二之結集。

阿輸迦王曾嚴四兵至王舍城取阿闍世佛塔中舍利，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篋

盛之。又作八萬四千四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見大阿育王經。所作其餘齋僧等功德，見經傳。

善見律毗尼沙卷二記阿輸迦王派遣高僧大德至各處傳揚佛教。以今地名對照於下：(一)遣末闍提 (Majjhantika) 到罽賓 (Kasmir) 健陀羅陀 (Gandāra) ——今印度西北境。(二)遣摩訶提婆 (Mahadeva) 到摩醯沙末陀羅 (Mahisamandala) ——今南印度孟索爾 (Mysore)。(三)遣勒棄多 (Rakkhita) 到婆那婆私 (Vanavāsi) ——今拉齊布達那 (Rajputana)。(四)遣曇無德 (Dhamma-Rakkhita) 到阿波蘭多迦 (Aparantaka) ——今五河省 (Punjab) 西部。(五)遣摩訶曇無德 (Maha Dhammarakkhita) 到摩訶勒咤 (Maha-rattha) ——今中印西方。(六)遣摩訶勃棄多 (Maharakkhita) 到史那世界 (Yonaloka) ——今阿富汗北部及東部，當時為希臘人住處。(七)遣末示摩 (Mojjhima) 至雪山邊國 (Himavanta-pada) ——今尼泊爾國。(八)遣須那迦 (Sunoka) 及鬱多羅 (Uttara)

到金地國 (Suvanna-bhūmi) —— 今緬甸。(九) 遣摩哂摩 (Mahinda) 到師子國 (Sihala) —— 今錫蘭島。

漢末朱士行經錄謂「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寶利防等十八人賫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阿輸迦與秦始皇同時，史學家謂彼時中印疑有交通。

太子鳩那羅之母曰鉢摩婆底 (Padmasvati)，譯曰蓮華夫人。太子失眠返國後，母尚在，見經傳。阿輸迦王於王舍城娶第二夫人，衆相具足，相師觀之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見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及經傳，此與蓮華夫人實爲另一人。

佛本行經因緣品第一「醫合三十七雜藥、良神膏，宜以方便求，勤服以除患。」降魔品第十六「三十七種之神膏，欲爲普世和神藥。」

涅槃經二十五「雪山之上，有上香名曰『娑訶』，有人見之得壽無量，無有病苦。」佛本行經因緣品第一「佛以七覺意，慧力攪大海，圍繞以滅定，引以精進力，致出甘露藥。永安滅老病，最樂滅衆苦，服者離生死。」

觀音玄義「如華嚴云有上藥樹，其根深入，枝葉四布，根莖枝葉，皆能療病，聞香觸身，無不得益，菩薩亦如是……名大藥王身。」

阿輸迦以齒印爲信。令出惟行，無敢違逆。見經傳及其他關於他的經典。

第三幕

六個月以後。

阿輸迦王的便殿，就是第一幕所述的那座金頂大宮的一部分。國王日常退朝後就在這便殿裏處決萬機。所以裏面裝飾，莊重嚴肅之中另有一種恬適的意味。中間設一金獅御座，鑲嵌金、銀、瑪瑙、琥珀、車渠、朱珠、珊瑚、印度愛用的七寶。鋪以很厚的繡墊。座前一七寶紫檀几，重重疊疊堆着無數文書。並喚人小金鐘一架。地上鋪着波斯最名貴的氍毹，約有一尺多厚，織着赤白玫瑰花朵，鏤金錯彩，五色輝煌。左邊靠牆有個整塊的牛首旃檀根鏤空的架子，高高下下擺設着金瓶、碗和各種稀世的古玩。

奇珍。有一玲瓏白玉膽瓶，插着幾枝黛色優曇鉢花，娟娟入畫。這是王后清晨親自到御苑帶露採來的。她不知爲什麼，近來就愛這種花。右手一個門，虛掩着。兩扇高大的品窗懸着織金輕綃幔子，珊瑚鈎高高掛起。我們眼光溜出這些窗子外去，那座水木清華的御園景物便一半入望花草，噴泉，大自在天石像，濃碧的樹影，白雲滃然的藍天。蒼暝深處更有一線蜿蜒明滅的銀光——這就是落日光中美麗的恆河。熱帶的光和影，澹麗的，明秀的，流轉的，幻滅的，織成一個夢的網，無窮無盡地展開在宇宙裏。這夢如其不醒，便有詩，有音樂，有長駐的青春，有情愛，有醇化了的，超凡入聖的情愛；如其一醒，便什麼都消滅，只剩下一片永劫漫漫的空虛和黑暗。

幕開時王后淨容在便殿中間踱來踱去，這次穿的不過是家常便服，項上別無璽珞，只垂着纖巧的金鍊一條，鍊端繫兩顆龍眼大小的水晶丸。她一面踱，一面用手按捺。摩登伽侍立在一旁。

王后

（踱得有點疲乏了，就當中金獅御座坐下）啊！這就是他的眼睛，我最愛人兒的

眼睛，我費了無窮的心血，冒了生命的危險，才取得來的，爲什麼現在竟變成這樣呢？啊！眼睛，記得你們從前何等的玲瓏，何等的光亮，真像兩顆無價的寶珠，你們是那樣的深，深得像不可測的海水。你們是那樣的青，青得像碧琉璃，像雨過後的蔚藍天。你們深深蘊藏着聰明，睿智，正直，勇敢，和青年人的天真純潔與無邪。我對着你們便像展開了一部自然的奇書，這部奇書是無論什麼博學的經師、論師、婆羅門的學者，也研究不透的；但我能讀，我能在這裏面讀出宇宙的神奇，造化的奧旨，森羅萬象的不可思議。……（諦視）你們這一對狡猾的小仙人，你們從前會跳舞，會作迷人的笑，笑得可以叫人生，又能叫人死。你們會說情話，一串珍珠似的無聲的情話從你們口中湧出來，有時纖綿，有時激昂，有時溫柔，有時悲壯……啊！眼睛我真愛你們。（以九就口親之）不過現在你們爲什麼這樣沈默呢？你們爲什麼既不笑，也不跳舞了呢？咳！你們簡直變成了死魚的眼睛，連瞬都不瞬一下了。我討厭你們了。去吧！（卸鍊用力向地上一擲）

摩 (從容走過去,將鍊拾起交還到王后的手中)主母,你將它們摔痛了。它們也怪可憐見的。

王后 它們變了,變得完全不像從前了。我不更愛它們。我還是欣賞這膽瓶中的優曇鉢花吧。(走到花前)花兒,還是你可以象徵從前的鳩那羅眼睛。你是如此嬌豔。如此盈盈可愛。我從你得到的感覺是:清晨的爽氣,初陽的溫暖,青春的活力,好夢的乍醒……

摩 奴婢有句冒昧的話,可以說嗎?

王后 什麼話,你只管說。

摩 奴婢覺得鳩那羅太子對王后雖落落無情,王后對付他的手段,也未免過甚。不知那失去眼睛的可憐人兒現在怎樣了?

王后 我管他現在怎樣。

首相 (倉皇推門上)不得了,不得了,我們大禍到了!

王后 我們有什麼大禍，你竟慌張得這樣兒？

首相 昨天我上朝時，在宮門口遇見一對乞兒夫婦：那男的是個瞎子，手裏抱着一絃琴，很像鳩那羅太子，那女的又很像真金鬘王妃，他們堅執要進宮謁見大王；幸虧那個守門衛隊長——那個可祝福的人——不爲他們通報；並吆喝他們走開，他們才快快地離開宮門走了。不過他們還是要來的。這件事假如給大王知道了，我倆的性命不完了嗎？

王后 我的性命早已置之度外了，不過你的却還是要保全要緊。這件事你現在打算怎樣辦？

首相 我昨晚踟躕了一夜，除非派人將他夫婦刺死，我們是不得安枕的。

王后 以這種手段對付失眠而又落魄的人，未免太卑怯了。我不願意。

首相 我想這事遲早是要揭穿的。一揭穿，我固將舉族齏碎，王后也保不住無事。於今我們只有偕逃爲上策。我的家財已收拾停當了，請王后也將隨身珍寶料理料理，我

們今晚就離開這行將爆發的火山口。要緊！要緊！

王后 偕逃？一個堂堂的王后同一個宰相偕逃，豈非印度有史以來未有的大笑話。

首相 王后，我渴慕你已有數年，又冒了身家性命的危險，替你辦了那樣大事，你對我仍

然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我總百般忍耐，希望你有迴心轉意的一天，誰知於今我們身體已被蹣跚在醉象的蹄下，一轉眼就要粉身碎骨，你還忍心說這樣風涼話。

……

王 （帶着憂悶的表情登場，王后起身與首相迎接）王后同首相都在這裏，很好。我有一件可疑的問題，正想找你們商量。（就剛才王后讓開的御座坐下）

（同上）陛下有什麼可疑的問題，請說給我們聽聽。

太子鳩那羅坐鎮石室城從前是常有表章來請安的，半年以來，不知為什麼竟渺無音信。昨夜我忽聽得寢宮後馬廐裏發生一種一絃琴的聲音，那調子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並伴有女人唱歌之聲，非常淒慘，使我一夜不得闔眼。我記得太子鳩那

羅統兵出征德叉尸羅的前夕，我在餞別宴上曾叫他當着廷臣奏了個曲子。（瞑目略想）那曲子名字叫什麼，我記不起來了，總之，很纏綿哀怨的就是。昨夜聽見的琴聲，音節依稀相似，難道我的兒子回國了嗎？他既回國，爲什麼又不來見我？（相后彼此互視，知將有大變發生）

首相

這琴聲微臣也曾聽見過，是一個外方飄流到此的瞎丐彈的。還有個丐婦，想必他們是一對。這乞兒夫婦居然敢在王宮附近彈琴唱歌，攪擾陛下清夢，實爲可惡。容微臣叫人去訪着他們，立刻將他們驅逐出境。（正言間宮門外琴聲忽起，並伴有悲哀激楚的歌聲）

王

（變色）這琴聲的確是我兒鳩那羅的。可怪之至！我非宣這對乞兒夫婦進來一見不可。

首相

陛下堂堂萬乘之主，宣見一個卑賤乞丐，恐怕有損尊嚴。況且這類遊方乞食之人，踪跡不明，知道他們是個妖人，還是敵國遣來的刺客，我看陛下還是不要見他們。

爲妙。

王 管他是妖人也好，刺客也好，我一定要見他，用不着你阻擋我。（取案上木槌擊金鐘三下，衛隊長由宮門進來，向王行禮後，鵠立待命）你出去將宮門口彈琴唱歌的乞丐夫婦喚進來，我有話問他們。

長 領旨（下。這時首相耶奢只好蒼白着臉，等候他可怕的命運來臨，王后雖也像有點不安，但神色之間反顯得比平常還鎮靜。站在那裏，手裏撚弄那金鍊。衛士長下去，沒有片時，便領上了一對乞丐夫婦：形容憔悴，衣服縷縷。男丐瞎眼抱琴，如首相所言。女丐頭包一塊破巾，微露不甚光澤之金髮。）

王 （見這男女兩丐過分寒酸落魄的樣兒，反倒失去了預期的熱情，以很冷淡的口吻問那個男丐）你便是昨夜在我馬廐裏彈琴的那個乞兒嗎？你是那一國的人？叫什麼名字？

男丐 （十分動情，前進一步，跪抱王足）我的父王，難道你竟完全認不得你負罪的可

憐的兒子鳩那羅了嗎？

王 （驚得幾乎跳起來）什麼？你說你是我的兒子鳩那羅？天哪，沒有的事。你的眼睛那裏去了？你好好坐鎮石室城，爲什麼會變成乞丐？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快說！

男丐 （倉卒間摸不着頭腦，起立發呆）

首相 如何陛下。我說這些遊方乞丐，最靠不住。他居然敢冒充起太子鳩那羅來了。那還了得！請陛下快下命令將他們帶出去，重重懲辦一下。

女丐 父王，你的兒子鳩那羅瞎了眼睛，形容大變，路上又感冒多了風霜雨露，嗓音發啞，所以你認他不出來了。但兒媳的容貌，想還記得，（卸破巾露出頭髮）你瞧，這一頭蜷髮。我不是王妃真金鬘嗎？

王 （迷惘地搖着頭）你果然是我媳婦真金鬘。我認得。但說這男丐是我兒子鳩那羅，那就差得太遠了。我只問他那一雙可愛的眼睛究竟那裏去了？

王妃（也莫名其妙）父王，你想得了什麼健忘病吧。你兒子的眼睛，是你親下勅書叫

人挑取的，何以現在竟像完全不知這回事呢？

王 我嗎？你說勅書是我親下的？這話我實在不懂。

太子 勅書上蓋着父王的齒印，如何不是父王親下的？

王（現在認出那男丐是他兒子了。像瘋狂似的一把抱住他，連連猛烈搖撼他，號哭着問）我？你說我親自下了蓋着齒印的勅書挑取你的眼睛？鳩那羅，我發誓，我敢向世尊釋迦如來面前發誓：我若是傳過這樣旨意，立刻割斷自己的舌頭；我若在我的勅書上蓋過齒印，就立刻拔掉自己的牙齒；我若看見過那勅書一個字，立刻就挖出自己的雙眼。鳩那羅我苦命的兒子，誰敢這樣陷害你呢？我莫非在夢中嗎？天，我一定是在做着噩夢吧。（釋太子，以兩手接連猛擊自己的頭顱）醒來！醒來！醒來！呀！你這可惡的夢境……

王妃（向太子）當勅書傳來時，我便疑心其中有詐。教你奏明父王，然後再服罪不遲，

你堅執不聽我的話。現在看父王這樣情形，似乎他並不知道。我可憐的丈夫，你白白送掉一雙眼珠了。（掩面欲泣）

太子 我何嘗不覺得那勅書下得離奇，不過上面蓋有父王齒印，又是首相耶奢親自賁來，我如何敢不信以爲真。

王 （咆哮向首相）勅書是你賁去的嗎？你這萬惡的囚徒！你這外貌忠良內懷奸詐的賊子！你爲什麼緣故要假傳我的命令陷害太子？你到底安着什麼心腸說！

首相 （嚇得面無人色吃吃答不上來）

王 （從衛隊長腰間抽出寶劍抵住首相的胸膛）姦賊！你快快從實供來。若有半句俄延，立刻教你嘗我劍鋒的滋味。

首相 （知道無可抵賴，戰兢地）陛下請息雷霆之怒，這件事與小臣實在無干，要問王后才可以明白。

太子 （恍然大悟）是了。是了。想起我出征德叉尸羅的前夕，王后將我從餞行宴上宣

王

到御花園，逼我接受她的愛，被我拒絕了。當我轉身走時，恰見首相也入園來，怕彼此覲面不便，我只得在樹背後站立了一會兒，讓他過去再走。隱約聽得王后在那裏對大自在天神像宣誓，一定要得着我的眼睛。那麼這個惡毒的玩笑不是她同我開的還有誰。

（愈加憤怒，以劍指着王后的臉，咽喉爲怒氣所梗，幾不成聲）你……你……你！你這個淫婦，你這個無恥的淫婦，爲你的那不義的情慾和那褻瀆神明的邪念，竟陷害了我愛子的一生，加印度帝國以永不可補贖的損失。你從前陰謀用熱牛乳澆死我最崇敬的菩提樹，我寬恕了你，現在你竟敢動搖國本起來了。我能饒你，印度帝國也不能饒你。……這樣可怕的陰謀，有誰能夠想出，你的心肝究竟是什麼做的？我恨不得將它掏出來看看。……你……你……你那裏是個女人，你簡直是森林裏的大力毒蛇，你蜿蜒的行跡，可以焦枯一路的草木，你一滴口涎，可以毒化一條大河，你噓一口可以殺人，甚至連看一眼也可以殺人！……天呀，爲什麼不立

刻將她收拾了去呢？……大地呀，爲什麼不裂開吞下這惡物呢？……你這妖婦……你這羅利……等着，等着，我自有最好的方法處置你……來！來！衛隊長，你去吩咐他們預備乾柴，胡膠，酥油，收拾那久經廢置的「落可屋。」再喚幾個人上來，我要把這從地獄裏偷跑出來的魔女，再送回地獄去！

長
領旨（下）

太子
父王，別讓你神經這樣激動，這於你年邁的身體不宜的。我現在替王后求情，請你饒她一命吧。

王
（詫異）怎麼你怎樣會替這毒婦求情起來？你不是受了她的切膚之害嗎？

太子
她雖然害我，却由愛我而起。由愛情而來的罪惡，是多少可以原諒的。況且我的眼睛已經瞎了，燒殺了她，也不能使我重見天日。又何必多此一舉？

王
鳩那羅，你的度量素有寬大之稱，不過於今却寬大得有點不近人情了。你知道這不是以德報怨的事啊。

太子（欲以因果動之）父王，並非我想以德報怨，只因這中間有一段因果。

王 你且將這段因果說一說。

太子 我自從眼睛被挑後，又被使臣照勅書所宣示，將我和妻子一同驅逐出宮，永不許再踏進摩揭陀國門一步。我只得與妻子彈琴乞食，餬口四方。一天遇着一位道行極高的僧人名叫優波鞠多，談起我的身世，他也爲之十分感嘆。我因無罪被刑，心裏總有點不甘，請他入定探求前世的因果，原來有這樣一回事……

王 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

太子 原來我前身是波羅奈國一個獵夫。有一天我獵得一隻母鹿，我想她長得肥胖些，好殺來作脯，便活活地挖了她的雙眼，將她養在石窟裏。這鹿死後轉生爲一婦人，也挖取我的雙眼以報宿世冤仇。我以前沒想到這婦人是誰，現在才知道她就是王后了。這樣看來，冤冤相報，豈不可怕嗎？父王，你若殺了王后，豈不替我那已解開的冤結又牢牢打上一紐？況且我佛如來曾垂寶訓：要我們怨親平等……

王

王后

哈哈！鳩那羅，想不到你失眠以後，不獨成爲忍辱仙人，而且得證辟支佛果了。我佩服你。但是我的好仙人，我的好辟支佛，請慢來宣揚你的因果吧。這個女人所犯的罪惡，簡直爲載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我們若容她生存在世上，將來不知她還要荼毒多少蒼生哩。我除她，不單爲你個人報仇，也是爲維持正義與人道起見。陛下，你要殺我，就乾脆地說要殺我好了，何苦又抬出你那正義人道的金字招牌，難道你們強者壓迫弱者，總非有這一套玩意不可？況且你的正義和人道我所知道的也太多了。爲了想篡位，逼死老父，弑長兄，迫弟出家，手斬五百違抗你的大臣，這就是你的正義。火燒嫌你醜，不愛你的姦女，命旃陀耆利柯建造「愛樂獄」，一日之間殺死十萬八千尼犍，征伐無辜的羯餒迦，俘虜十五萬，屠戮十萬，屍積成山，血流成海，這就是你的人道。我雖然使得一個青年男子喪了命，還沒有害他的性命；你的「旃陀阿輸迦」名字却是用恆河沙數無罪羔羊的鮮血染成的。我的罪惡比你的究竟誰大誰小？誰輕誰重？

王 (氣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說)反了!反了!這賤婦竟敢這樣當面頂撞我。你知不知

道轉眼間就要變爲灰燼嗎?(衛隊長帶四人上)

長 陛下,一切都已照吩咐預備了。

首相 (要哭的聲音)王后,你在九泉之下,不要怨我,我其實是實逼處此呀!

王后 (輕蔑地看他一眼)我若怨你,那就太重視你了。現在生命的悲劇正演到嚴重

關頭,你這情場小丑不來插嘴也罷。

王 (叱罵首相)姦賊,還敢多話!你也有你應得的罪。我少停會來好好收拾你。現在

讓我先辦了這個女人再說。衛士們,帶這女人下去!莫讓她再在這裏搖唇弄舌。拉

出去,趕快呀!(衛士們向王后進前一步欲動手)

王后 且慢。(向太子含情嫣然一笑)太子!我對不住你,請你原諒。我現在要去死了。你

這雙眼睛若容我帶在身邊,作爲殉葬之物,更感激你不盡。

王 (就后手中一把搶去金鍊和水晶丸)這是什麼?

首相

這就是太子鳩那羅的眼睛，王后叫臣挑取後，用藥縮小泡裂帶回的。

王

（目擊心傷，痛澈肺腑，不禁怒氣冲天，兩眼火出）怪不得常見這賤婦背人撚弄，原來如此。這樣慘毒的手段，這樣想入非非的惡作劇，真是從古未聞，虧她想得出，幹得來！……（切齒）你這賤婦，你這狗彘不食的賤婦，我今天非親手碎剮你，不消我心頭之恨！（挺劍向王后猛撲，不意去勢太猛，失足仆地，痰湧暈絕。手中劍也鏗然滑出地上。衆急向前將他扶上寶座，設法救護。王后趁擾亂中拾起地上劍，奔出殿門。摩登伽也急急跟了出去。）

王

（被救路蘇，坐着呻吟）噯……噯……跌壞我了……氣死我了……那賤婦呢？……噯……（摩登伽哭上）

摩登

王后跑到大自然天神像脚下，用劍自刺死了！奴婢搶救不及咳，真可慘呀！

妃相

（無語）

太子

（失聲）啊！可憐！

王 這賤婦自殺了嗎？……唔！……唔！……太便宜她了。

啞場數秒鐘幕下

(完)

優曇鉢花 (upala) 又作優波羅，烏鉢羅，漚鉢羅，優鉢刺。譯曰青蓮花，黛花。其葉狹長，近下小圓，向上漸尖，佛眼似之，經多爲喻。見慧苑音義。此名似甚名貴，故佛本行經曰「優鉢羅花，如花難遇，佛亦甚難。」阿育王經鳩那羅因緣品第四「我兒自端嚴，爲功德所造。光明甚輝曜，如優波羅華；以此功德眼，莊嚴於一面。其面貌端正，譬如秋滿月。」

阿育王供養菩提樹甚虔。夫人念言王撫愛我，今捨我，至菩提樹間，我方便殺樹，王不得往，可得與我相娛。乃與婢相謀，以熱乳灌之，樹枯葉落。王聞迷悶仆地，悲傷不已，王后不得已，復以冷乳灌之，樹乃復生，倍復茂盛。此事見經傳及其他有關經籍。

欲智度論「大力毒蛇以眼視人，弱者卽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

「落可屋」爲燒焚罪人之所。阿輸迦王常於此屋焚殺無數尼健。

鳩那羅太子失眠後，高僧優波毼多 (Upasūpta) 爲說其前身爲獵夫，挑五百鹿眼，故五百世身中常被挑眼因緣。見經傳。

頻頭娑羅病重時，欲由德叉尸羅召太子修私摩還傳位，而遣阿輸迦往代太子位。阿輸迦詐病不行，且服王服見父於病榻，父大悲忿，噴血而死。修私摩興兵來伐，中成護之謀，墜火坑燒死，見經傳。

王弟毗多輸柯 (Vigataśoka) 一作韋陀須，一作須陀輸，一作帝須。以不信佛教，王恐怖以七日爲王然後殺之；毗感悟出家。見經毗多輸柯因緣。

阿輸迦篡位後，有五百大臣於王起輕慢心。王語諸大臣汝可折取華果樹以護棘刺樹。諸臣答言，大王不爾，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華果樹。王再三作前言，羣臣不受其教。王瞋，即自拔刀斬五百臣首。見經生因緣品第一。

王園有樹，名阿輸柯樹，生華葉。王見悅言此樹與我同名，是故歡喜，王身體粗澀，諸綵女等不欲近之。王園中眠，諸女人爲欲令王不歡喜，故折樹華葉至盡。王醒知其

故，大怒。以竹箬裹諸女人盡行燒殺。以其惡故。時人謂爲「旃陀阿輸迦」(Canda-soka)旃陀者凶暴之謂。此故事見經傳及其他關於他的經典。

王欲使臣民憚己，訪得一惡人名旃陀耆利柯者，作四方高牆，植種種華果并好谷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內具地獄各種刑具，誤入者卽付刑。名之曰「愛樂獄」。法顯佛國記亦載之。

尼健 (Nirgrantha) 又作尼虔，尼乾，尼健，六大外道之一。阿輸迦大屠尼健事見經傳。

羯陵迦 (Kalinga) 南印度孟加拉灣大國。阿輸迦王征服其國，殺戮太甚，自此生懺悔心理，皈依佛教。見阿育王建立第十三巖面勅文。

玫瑰與春

登場人物

春「別名心」少女

玫瑰「別名愛情」春的情人

惠風「別名同情」春的小友

春寒「別名自私」春的老友

佈景

一座極美麗的園林，地上鋪滿了綠茵似的細草，開滿了深紅淺紫的花。園的四周有

許多合抱的老樹和吐着鵝黃葉兒的新樹。葉縫裏漏進琥珀色的陽光。微風動處，碎金似的光波，在綠茵上盪漾不定，渾如碧流間泛着許多碧波伽花瓣。

從樹梢頭望過去，穿了白衣的雲兒，像仙子似的，攜著手在蔚藍天空裏結隊徐行。又像一羣綿羊，離開了牧人，在新鮮的空氣裏，沐浴着陽光，自由自在的喫草。

宇宙都在那裏活着動着：不但光在綠葉和草上游嬉，雲兒在天空中相逐，就是小小的蝴蝶兒，也兩兩三三的在花枝間穿來穿去。蜜蜂嗡嗡的採蜜，螳螂奮了斧頭樵蘇，螞蟥忙碌地修繕牠們的屋。至於風雅的鳥兒們，在搖盪的樹枝頭，各奏新製的歌曲，更不必說了。

這正是豔麗溫暖的暮春天氣！

幕開時，春穿了牛乳色的薄綢衫，袒着玉色瑩然的兩臂，很忙碌的在花壇邊培植一株鬱金香花，地上放着一把鴉嘴鋤和一個噴壺。

園門開處走進玫瑰——一個青袴紅轆的美少年。頭戴鵝黃蕊帽，長的蕊兒，一直拖

到背心。手裏拿着一包東西。

玫瑰 親愛的人兒，大清早起，又在忙什麼？

春 （仰首顯出歡樂的顏色，丟下工作跑到他的身邊）你來得真早。我的手滿是污泥，不能和你握了。

玫瑰 （笑）你這淘氣的孩子，一天到晚的種花種草，不知能幹些什麼用。草裏滿是露珠，朝霧也還沒收盡她的面幕，你就到園裏來，也不怕受了濕氣。

春 （天真的微笑）不要又嘮嘮叨叨的了。你手裏是什麼？打開來我看看。

玫瑰 （將包裹放在鐵椅上）你自己去拆。

春 別這樣磨難我，你沒有看見我手上的污泥麼？

玫瑰 誰叫你弄花兒草兒的？現在且將包裹放在這裏，我們到屋裏去坐。

春 你難道不知我性兒急嗎？（央求）好人，請將這包兒打開讓我看看。

玫瑰 （坐下）你難道不知我性兒慢嗎？要看就自己去拆。

春

（微噴）你老是這們可惡（轉身跑入幕後洗手出來）現在我的手乾淨了。

玫瑰

（笑）就是要你改過這些脾氣（打開包裹，裏面是一疊白色輕紗。春幫他展開。）

春

（欣喜）真精美的紗啊！你從那裏得來的？

玫瑰

（現得意之色，將紗搭在椅靠上）這東西，人間是得不到的，我爲牠，不知費了多少心了。去年的秋天，就想請紡織娘替我織一匹，但有人告訴我：她不過是個鄉下大姑娘，只有搖搖紡車的程度，這樣精細的東西是織不來的。直到今年春天，還沒有找着能織的人。我因爲佳期近了，心裏非常着急，幸虧碰着一頭好蜘蛛，他手段真高妙，只消一個早晨的工夫就在畫檐底下織成功了。

春

這位蜘蛛先生的手段真不錯！

玫瑰

是呀。他平生好的工作還不少哩。讓我來告訴你幾件：你知朝陽是非常愛戀露珠的，但那妮子總是一味的羞怯，見了他情人的影兒就跑。蜘蛛便替朝陽織了一個精巧的網——這或者就可以叫做情網吧——攔在半道兒裏。一天清晨，露珠坐

了花瓣船兒，在輕風裏搖擺，不知不覺竟被一陣風旋進那網兒裏去了。於是那爲相思而焦渴着的朝陽，便趕過去一把將她抱住（一口氣講到這裏，有點接不上來了，略息一息）

春

（聽得津津有味）抱住後便怎樣快說下去呀！

玫瑰

（情不自禁的抱住她連在她額上親吻）抱住後就像我們現在一樣，熱烈，熱烈的……（迷醉似的看着她的眼）朝陽薔薇色的微笑，消融在露珠眼波裏了！

春

（輕輕推開他）別混纏了。告訴我，這位蜘蛛先生還做了些什麼工作？

玫瑰

他又曾替夏雨姑娘織過許多件綴滿珍珠的輕衫。使雨姑娘穿了在彩虹光裏回到天上去時，滿身閃閃爍爍射出燦爛的光輝。但他最得意的工作，還要算這片輕紗呢。因爲我常容他在我枝頭張羅設網，獵取過往飛蟲，他感激我的情，所以特別加工來做。他曾取新蟬的翅兒做樣，織出交錯的花紋，又在春朝的微雨裏漂洗過幾次。你看這紗不是雪似的白麼？

春 不但白，而且又軟，正如天上飄着的一朵雲。呵！我還形容得不像，牠的薄處，又像透

明的水，被輕風盪着，縐起一層層的縐紋似的。

玫瑰 你將牠披起來，不知是怎樣一位美麗新嫁娘哩！現在你那親手繡的一套白綢衫，總該完工了罷？你知道離開我們的婚期，只差十天了。

春 快完工了。不過我現在忙着別的事，恐怕再沒有工夫繡牠呢。

玫瑰 （笑）哈哈！世上有像這樣一位新嫁娘的！我看你將來臨上花轎的一刻鐘前還有心情玩去呢。倒底忙的是什麼事，告訴我聽聽。

春 我忙着做醫生和看護呢。

玫瑰 做醫生和看護，誰病了？

春 我昨日走過荒山，在「人間」疆界邊，看見一隻被由「生活之崖」墜下之石壓傷的鹿。

玫瑰 （皺一皺眉自語）天哪！不要讓伊又和這傷鹿發生問題吧！（問她）你看見這

鹿怎樣？

春

那鹿才可憐哩！一大塊崩崖的石，壓在她的一隻腿上，使她動彈不得。見我過去時，張開她那痛苦的充滿了血光的眼，呆呆地對我望着，像求救似的。我走近她的身邊，才看見伏在腹下還有兩隻小犖似的乳鹿。我替她移開壓着的石塊，咳！可慘，腿骨已經斷折了！鮮紅的血灑滿了綠草，那傷勢真不輕呀！

玫瑰

（咕噥）生活的崖石，壓着人自然不輕的，但我們又奈牠何。

春

這三隻鹿同我很面熟，好像曾在那裏看見過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他們似乎是水仙的伴侶呢。近代畫家卜瓊氏畫的『水仙之夢』，你也曾經見過，是不是一隻大鹿，兩隻沒有長角的小鹿，守在水仙身邊，正和我現在所看見的三隻一模一樣，想水仙那妮子自經畫家寫照後，睡到今天還沒有醒，她的伴侶都餓了，亂衝到人間的疆土，所以遭了這場橫禍。（略一停頓）現在我已經把那大小三隻鹿都帶回來了。你可以到屋後去認一認，看像不像那畫上的？

玫瑰 我想你又在那裏附會吧。那裏就恰巧是水仙的鹿？若是水仙的鹿，應當讓水仙去

春 管，與你什麼相干？你這個人太缺乏理智了。你應當多聽春寒老姑娘的教訓才好。水仙如果是醒的，也不會讓她的鹿出了岔兒了。我們到那裏去找這夢人說話呢？橫豎她和我原有通家之誼，代她療養這幾隻鹿，想也不要緊。春寒雖年紀長我幾歲，富有人生經驗，但她的話我有時很不愛聽。

玫瑰 我們這樣園亭，只好讓鳥兒們來歌舞歌舞，那裏住得下那一大羣的鹿兒呢？親愛的人，聽我一句話，別去多管這些事了，你還是去完成你那綉花衫兒要緊，不要耽誤了我們的佳期吧。

春 那些鹿太可憐了，我定要醫治好他們。

玫瑰 請問，在治療期內，你將什麼去餵養他們？

春 （躊躇起來）我儲蓄的東西也不多了。昨天雖想出一點頭緒，但又失敗了。

玫瑰 昨天你想出了什麼頭緒？

春

那後邊草地上長着一大片青草，我天天到清泉汲水灌花時，總順手澆溉他們一下。這片草場從前很憔悴，現在一天天發榮滋長，倒是一碧油然了。我想我對他們有這點小恩惠，或者他們肯施捨幾口草給我鹿們喫的，誰知草兒很可惡，昨天和他們商量時滿口答應，今早帶着鹿去，却被他們拒絕了。

玫瑰

（顯出可憐她的神氣）我想不到你竟這樣愚昧得可憐，連草兒一類的東西，都同他們開起口來，無怪乎你要討個大沒趣了。不過話可以丟開不談，但問，食料毫無着落，你放着三頭鹿，怎樣打算？

春

這裏得到不餵鹿的食料，我想到別處求去。

玫瑰

（大驚）到別處去求？你不怕誤了佳期嗎？誰教你這樣的主意？

春

惠風教給我的。

玫瑰

（一聽那個名字便大怒）惠風！又是那混帳小子！我從前教你和他絕交，難道你沒有聽我的話嗎？

春 (微惱) 別樣話可以聽你,這却不能!

玫瑰 (憤然起身) 那麼,姑娘,我們撒開手吧!我將來不能和那頑皮東西同住。

春 (驚起攔他) 有話好好兒商量,別這樣動氣!

玫瑰 要我在這裏,你就得趕走那惠風。

春 (吃吃的說) 這……這可太難了……

玫瑰 請了! (頭也不回的走了)

春 (頹然倒在鐵靠椅上) 掩面哭泣。

台上暫爲靜默。

春寒走上,她是一個四十來歲服飾素雅的老處女。眉目間顯露她過人的理知,但氣宇凜然,望之令人生畏。

春寒 (冰冷的口吻) 怎麼了?我剛在園口遇見玫瑰,他氣沖沖地說已同你決裂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問你便知道。我想你們兩個也是馬上就要結婚的人兒了,還

是一時好，一時鬧，像小孩子似的，難道不怕人家笑話嗎？

春
（啜泣不答）

春寒
（坐在鐵靠椅上與她對面）告訴我呀！天下事不是一哭所能了的，你只管這樣傷心幹嗎？告訴了我，或者大家能商量一個處置的法兒啊！

春
（拭淚，微抬其首）就是我上次曾同你談過的那些鹿的問題，你說怕玫瑰反對，果然不出你之所料，而且他還要我逼走惠風，我纔一遲疑，他就跑了！（哭失聲）我的世界裏花草雖多，但玫瑰是我靈魂唯一的主宰，若沒有了他，我活着也無味了。這件事若叫我來批評，我也要說你的不是，難怪玫瑰要和你決裂。你知道玫瑰是怎樣的愛你，他愛你，你就應該愛他，應該時時刻刻體貼他的意思，不要故意與他爲難……

春
（連忙打斷他的話）天可以替我做見證，我從沒有與他爲難過一次。每次我們拌嘴，都是他太多心的緣故，你知道玫瑰雖好，他的刺也真太多呀！

春寒 你雖然沒有與他爲難，但你與自己爲難，也就是一樣。

春 你的話我不很明白，

春寒 你只聽惠風攪撥，一天到晚，尋找許多無意義的工作來做。看見一朵芙蓉花不紅，趕緊替她塗上些胭脂，一朵紫羅蘭不香，又傾注些香水。整天忙着種花培樹，收起花瓣和花種又來轉贈他人，自己倒不大捨得用。你知道這種工作會損害你的健康。你若病了，叫玫瑰心裏怎樣過得去？這樣就是與他爲難了。現在你又耍爲一隻傷鹿，耽擱結婚的佳期，不是更是無意義中的無意義嗎？

春 這也不過是助人罷了，助人總不能算是壞事。

春寒 不適當的助人，可以毀了自己，這就是壞事了。

春 這話怎樣解釋呢？

春寒 你從前曾渡兩隻小兔兒過一條河，因此很受人們的嘲笑是不是？

春 （不願意提起似的說）事是有這件事。去年春天，我在「古河」邊看見一對小

春寒

白兔癡癡的望着對岸，紅寶石似的眼睛裏滿含着淚。我問他們要什麼？他們說想看看隔河奇幻的風光，但沒有橋渡不過去。我那時同玫瑰嘔了氣，正在「古河」裏游泳解悶，便輕輕托着他們順便將他們送過河。但當我上岸時，人們忽然改變了對我的態度，好像我曾做了什麼錯事似的。頗使我難堪……

這就是一個好教訓，教你從此不要多管閒事。

春

（不服）人們大都是殘酷褊狹，不講理的。他們只因不喜歡那「古河」便連我幫助白兔的善行也一筆抹煞。他們有一種到死也不能更改的偏見，凡是屬於現代的，都是好的，屬於古老的，便都成了咀咒。那條「古河」慈祥聖潔，從前不知療解多少疲乏於人生旅途者的煩渴；她兩岸濃密的樹影，不知替多少苦於熱渴的人遮過陰；直言之，她曾救渡千千萬萬的苦惱衆生誕登彼岸。但因為她有了差不多二千年的生命，大家謚之爲「古」，便從此受人厭惡了。難道是她本身的罪惡嗎？

春寒

對呀，我的孩子，你因此更應當認識「時代」的威權。你知道天有四時，時有代謝，牡丹只能在陽春三月，競艷爭妍，到了秋天她還想開放，那就要受嚴霜的摧折了。菊花生性孤高，也只有清冷的秋季與他相宜，如他開到牡丹時代來，誰又能容他？的傲骨？譬如人間的法律，視戀愛不忠實爲罪惡，但聽說現在有許多女郎一會兒和人山盟海誓，一會兒又反眼不相識；許多男子爲了攀附勢利的卑鄙動機，棄糟糠之妻如陌路，而與別人結婚。只要「時代」允許，誰敢批評他們半句。又如欺詐貪婪，也是不良的習慣，但這個時代，偏偏是這種人得勢，那些居心忠厚，誠實做人的人，反而潦倒終身，受盡痛苦。你想反乎「時代」而行，無非是葬送自己的前途罷了。

春

你今天說的話，很有些不入耳之談。我們立身行事，只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自己的人格，何必管別人的意見？況且叫我投降「時代」那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春寒（自語）說她不動，讓我再想幾句話出來激她一下。（大聲）可是，我聽見你渡

過去的兔兒也在埋怨你呢。

春（驚起）兔兒也怨起我來了嗎？不見得吧，這原是他們自己要求我幫忙的啊！

春寒他們不過是些好奇的孩子，聽見對河風光好，便想過去玩玩，其實不是真的要

去。你一時奮勇，使他們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不怨你怨誰？

春（沮喪的樣子，低頭尋思一會）兔兒的事，我也有些後悔自己的鹵莽了。不過鹿

的問題，却和這個不同。

春寒（自語）我一拳打到她的痛處了，須再攻進一步（惋惜似的）你又糊塗起來

了，這原是一樣的。你現在決心要到別處爲他們尋求食料，無論你這樣纖弱，禁不起跋涉之勞，就尋了點東西回來，也不足供鹿們一飽。你本是好心，却反而延長她們的痛苦，那又何必？

春（不覺傾聽起來）你的話十分有理，現在我聽從你的勸告了。但要請你告訴我

怎樣處置這些鹿？

春寒 那很容易，將她們都拖到原來的地方，不出四五天，她們都在天國裏安息了——

這叫長痛不如短痛。

春 （搖頭）這太殘忍了！不但我不肯，惠風聽了也要哭，而且怕他從此和我吵鬧不休。

春寒 （大聲）你還想到惠風嗎？連他也該攆走。玫瑰不是對你說過，惠風若在他，他就永遠不回來嗎？——你知道玫瑰為什麼這樣恨惠風？無非因你過於聽他慫恿，不顧惜自己罷了。即如我也十分嫌他，我從來沒有見過人像你們兩個在一處時淘氣的可怕。不是我跟在你們後邊，隨時吹過一陣寒風，或結上一層薄冰，天地間的元氣，都怕被你們發洩盡了哩！

春 （默然）

春寒 我和你原是朋友，況且年齡差長，好像你的老姊姊一般，有扶持引導你的義務。你

們青年感情太盛，往往自尋煩惱，我不得不將我過去的經驗指示給你。我和玫瑰雖無何等交情，但你們既然戀愛，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結合。本來說我們商議一個挽回的辦法，現在要討論正題了。你到底想他回來不想？

春 怎麼不想？如能得他回來，我願意犧牲一切。

春寒 犧牲是要澈底的，不但你以為惡的應當犧牲，就是你以為善的也應當犧牲，那樣才叫做真愛。

春 （失了決斷力似的）我聽你的話，我聽你的話。

春寒 你願意趕走那些鹿了？

春 願意的。

春寒 也願意趕出惠風了？

春 如果他在這裏妨礙玫瑰的回來，我也只好忍心叫他走。

春寒 這樣才不失為一個聰明人。鹿的事，交給我辦，至於惠風，等他回來時你自己叫他

走。

春

我無顏同那孩子說話了。還得請你去對他說一聲，叫他今晚就離開這裏。

春寒

那孩子太討厭，我見不得他的面，見了就不由得生氣要走……（正言間，一個天真爛漫笑嘻嘻的年約七八歲的孩童，從園外躍入。春寒見之，顯出十分憎惡的顏色，立刻立起身）那頑童來了，我且到林間散步一回，你和他交涉去，千萬不要忘了我的話。

（暫下）

惠風

姊姊，我今天在外邊遊玩了一整天，又看見許多好頑的事情了。那薔薇花的蓓蕾對我說，他在那綠外套裏睡了一冬，很覺得氣悶，想看看外邊的美麗世界，還有在淡青卵殼裏的小百靈，也這麼說。不過他們力量都太弱，不能將自己解放出來，還得姊姊明天去助他們一臂。更有可笑的事，那河旁的一顆老柳樹，至少活了一百年，已經老得不像樣了，聽說姊姊明天要去，也想生出些嫩芽兒哩。還有……

春 惠風，不必胡扯了，我有正經話要對你說。

惠風 姊姊有什麼吩咐？

春 （眼光注地，力制其內愧之容）我——我要叫你今晚就離開這園子。

惠風 （摸不到頭緒）怎麼？今晚不許我在園裏睡嗎？外邊春寒老姑娘專愛和我做對

頭，夜間更作踐我利害，我怕。等夏天時再說好不好……

春 我的意思是要你永遠離開這園子，不止今天一晚。

惠風 （大驚）這不是要趕我走嗎？

春 若說是趕，也未嘗不可。

惠風 我到底犯了什麼過失？也得請姊姊說明。

春 （無言可對）

春寒 （忽然惡狠狠的從林間奔出，指春說）我早知你是沒有剛斷的，還得我親自出

馬。（一手揪住惠風的耳朵）小東西，快滾罷！（力曳之下，幕後聞惠風且走且悲

春

啼，漸遠漸不可聞。）

（自語）好了，惠風走了，那孩子也可憐……但是爲了玫瑰，我只好這樣辦了。我現在應當怎樣請他回來呢？（想了一會）得了。讓我去折下一片白蓮花瓣兒，用木筆蘸着我的淚——點點紅冰，人們叫做血的——寫一封情書，用纏綿不斷的藕絲束了，請一個蜜蜂兒替我送去了。他自會順着芬芳，尋路到他跟前的。

（取紙筆作寫信狀，寫畢持信入內，旋即復出）信寄去了。想玫瑰居處原和我，不遠，讀了這封信，一會兒就會回來了。（在園中徘徊片晌，面現微笑）啊，玫瑰，你的色香一何可愛，你的性情却有未免過烈過偏，你只要完完全全的佔住我，便不惜排斥我周圍的一切。倘若你能容惠風住在這裏，共幹我那最喜歡的工作，把這個乾枯清冷的世界化爲溫和快樂錦天繡地的樂園，那又多麼好呢！……但是，你是永遠不能了解我的心性贊同我的行爲的。爲這些事，你一味同我嘔氣，甚至不惜將你的刺傷我，使我流血。我受你的痛苦也不少了，這一次決裂而去，更使我傷心

玫瑰

達於極點。現在你該原諒我罷。咳！玫瑰，我的愛人，爲了你，只好犧牲我的意見，正如春寒所說，善的和惡的都犧牲，來表示我對你澈底的愛……

（幕後鹿鳴，春聞之變色）呀！他們這樣悲鳴，難道已經聽見我和春寒的決策了嗎？可憐的東西！不過我現在那能顧到你們呢？（鹿鳴更悲，春掩耳不欲聞）罷罷！這世界原是一個悲慘的世界，靠我一個人濟得甚事？你們便餓死了也不必怨我，因爲我不能從非救人啊！（一頭小鹿從台後走上，依依於春腳下，春撫摩其首）嗨！溫柔的小生物，你餓了嗎？（摘樹葉飼之）喫點葉兒吧！（鹿不食，舐春之手，並啣其衣角，似欲曳之入內）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說你的母親想同我一談嗎？好，我同你到園後走走。（同下）

（台上暫空數分鐘，春與玫瑰同上）

親愛的人兒，我接到蜜蜂帶去的信，恨不得像紫燕一般，長出兩個翅膀，一剪就來（與她親吻。）你信裏曾說：『黃鸝甯死，不願啞了他的歌喉。花兒可以給風拉了』

去，不能澹了她的嬌紅，流星在蔚藍天空墜下時，還閃射一道最後的美麗光芒，嫩碧的溪流，將乾涸時仍幽咽着他琤琮的歌調，我甯可失却世界，不願失却你……
：『啊！這幾句沉痛的話，真教你魯莽的情人，感動得下淚了。我甜蜜的小心，你以為我當真會忘了你嗎？那是永遠不會有的事呀！但是剛才我來到園裏尋你不見，你却在那一羣鹿兒處。我再三向你賠禮，你只是無精打彩，待理不理的，難道還生着我氣嗎？』

春 我倒不是生你的氣，不過也用不着你賠的禮，我就要走了。

玫瑰 （失驚）當真嗎？到那裏去？

春 到人間疆土去。

玫瑰 爲什麼？

春 爲可憐的鹿尋求食料。

玫瑰 我們的佳期呢？

春 只好讓牠耽擱着了。

玫瑰 (尋思不解) 你剛才給我的信,不是明明白白的說:已經將惠風驅逐出園,那些鹿也不管了麼?怎麼又變起卦來?

春 我聽春寒的勸告,雖一時這樣做了。但剛才目見那母子三鹿的慘狀,耳聽他們的哀訴,我的心又動了。況且自從惠風走後,我便爽然如有所失,才知道我是始終離不開惠風的,也是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不幸者在我面前死亡的。所以立即幡然變策,仍照從前的計畫做去,或者將來仍可以將惠風找回來。

玫瑰 你口口聲聲的惠風,難道我獻致於你的愛情,還抵不過你們間的同情嗎?

春 愛情我也要,同情我也要,沒有同情的愛情,在我是非常乏味的。

玫瑰 你決定了?

春 決定了。

玫瑰 (爽然) 我不是恨惠風,不過恨你太愛聽他的撏掇罷了。你身體這樣不濟,偏偏

要做許多工作。你知道當我看見你臉上褪了朝霞時，我是怎樣的擔憂？你喊一聲頭痛，我連心都痛了！現在又要跑到人間的疆土去，萬一「生活」的危崖也壓着你，又叫我如何？（合兩手作懇求狀）嚶！我最愛的人兒，不要去吧！請你容納我這個誠懇的祈求啊！

春

不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熱力驅迫着我，我自己也不能作自己的主。

玫瑰

（低頭半晌，忽慨然長吁一聲）天啊！我為什麼要和你認識呢？當我未和你相逢時，冷清清地住在冰天雪窖裏，我不去尋找世界，世界也不來尋找我。沒有快樂，可也沒有痛苦，自從見你以來，雖然蒙你給我一個光明燦爛的新生命，但同時也給了我以極大的不富……罷！罷！快樂就是痛苦的源泉！恨就是愛的反面，我現在覺悟了。我拿這生命還了你，仍就回到我那冰天雪窖裏去了！（脫下帽子，擱在地上）我要這芬芳何用？（扯碎紅帔）我要這美色幹嗎？我走了！我這回真的永不回來了！（癡癡兒望着他的舉動，毫無表示，忽見他真的要走，便失了知覺似的，一把扯住

春

他）不要走！親愛的，不要走！我們可以想出一個調和的辦法……

玫瑰

（極力推倒她）沒有調和的餘地，你說我性情烈，我就這樣一個烈性的人。況且我們在一處，結果總是我痛苦，或者你痛苦，不如今天就痛痛快快地讓我走！（下）

春

（倒在地上大哭……哭定坐起，拾着玫瑰的冠帔又哭，在上面親吻）唉！唉！這就是他所給我的傷心紀念嗎？他是非常執性的人，說永遠不回來，定然真的不回来了！從此我的生活將變成怎樣的淒涼呢？……唉！與愛人同坐垂楊下聽夜鶯唱歌的夢是消滅了，以後不過那啼血的杜鵑，在冷月空山中哀訴我的心緒罷了！……鋪滿蓮馨花的芳徑呵！我和你永別了！以後我所走的只是荆棘崎嶇的山道了！我為什麼要無端把自己的幸福摧毀了，把自己的繁華，把自己旖旎的前途完全滅掉了呢？愛人啊，你回來，萬一你可以回來……（將冠帔溫在心坎上，傍着鐵椅跪下，肝腸斷絕似的像要暈去。片時間忽若有所悟，挺然立起身來）我錯了！這樣悲傷是不應該的。我是春，我不能忘記我的唯一工作是要使萬物從冬的威權中

解放出來而欣欣向榮；我的唯一使命是滅亡自己而教萬物得着生命。我以後要勇敢地向前奮鬥，在我尚未滅亡之前，不但不再嘆一聲氣，再流一滴淚，而且臉上還要永遠浮漾着溫和愉快的微笑。玫瑰，你究竟太自私，你不配作我理想的伴侶。去吧。永遠去你的吧，（一擲將玫瑰冠帔擲於脚下）從此我是脫然無累，可以安心幹我所要幹的工作了。不過，我恐怕我力量過於薄弱，支持不了自己。宇宙的大神啊！望你鼓勵我，扶助我，使我能踏上成功的道路！（舉手向天，如祈禱狀。陽光自葉罅下射，恰恰照在她的臉上，顯出她滿臉虔肅威毅的神采。）

幕徐徐下（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命(84184)

現代文藝叢書 鳩那羅的眼睛 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蘇雪林

發行人 李宣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82
443 Y 14
151

